



爆米声声迎新年

□钟正和

记得早年的家乡，每到年前，就有小贩挑着一头是风箱、火炉，另一头是爆米机的担子，从村外应时而来。

通常情况下，只要爆米胖的那熟悉的身影一出现在村口，远远就被人看到了。根本无须小贩吆喝，大家奔走相告：“爆米胖的来了！”

那跑得比风还快的消息，不仅刺激了小屁孩们敏感的神经，还连带着将他们的听觉和嗅觉一并高速运转起来。遂一个个赶紧扔下手里的泥巴，火急火燎地奔回家，向大人讨要一碗米或六谷。

不多时，刚在向阳避风之处歇下脚的爆米胖摊前，已被仿佛听到了集合号似的小孩及其所带的篮、碗、箩等大小不一的器皿，挤得满满当当。

此时的小贩，从挑子一边取下风箱火炉，又从另一头拿下那个圆筒状的爆米机，将其竖起后，打开一端的羊角盖，将要爆的原料倒入筒内，并放些糖精，使劲拧紧盖子，搁在钢筋支架上。生着火，坐到凳上，便“左右开弓”好似在弹奏一段“交响曲”般，一手拉风箱，一手慢慢摇转起了爆米机。

对于乡村孩子来说，看小贩爆米胖，简直像欣赏魔术表演师一般神奇。遂三五成群围过来，有胆大的，甚至主动上前帮小贩拉风箱。随着“吧嗒、吧嗒”破旧风箱传出气喘吁吁的声音，炉中腾起淡淡青烟，趁着风势不断熏燎着那些小脸，并焯红了他们的双眼。然印象中，孩子们不会刻意去避开烟，而是神情专注地盯着爆米机转柄上的计时表指针。原先一脸的激动心情，随着指针的转动而愈来愈紧张兴奋。

约七八分钟的样子，筒内气压已足，小贩不慌不忙地站起来，将烧得肚皮白亮的爆米机从炉上取下，一手握转柄，另一只手拿一个长长的麻袋，套在机前的位置，再用一只脚蹬住机身，猛然一用力，口喊一声“响喽！”

再看孩子们，胆小的已跑到20米开外的地方，双手捂着耳朵，睁大两只眼睛，盯着那团跳跃的火光。但每次总有几个想充好汉的顽劣家伙，依旧站得很近，也不管会不会震坏耳朵。

但闻“嘭”的一声震得脚下直打颤的巨响和着孩子们的惊叫，一片白烟冒过，来不及眨眼，一阵浓香便弥散在空气里。早已在筒中闷得难受的米粒，随着一股强大的气流喷涌而出，既像朵朵飞溅的浪珠，又像雪花一样，轰然冲进千疮百孔的麻袋里。

等那比爆竹声刺激的多，也是翘首企盼的欢乐号角响过，便有孩子笑闹着围了上来，像一群小麻雀似的，抢那些掉落地上的米胖往嘴里塞。不花一分钱，就有得吃，这应该就是农村孩子对“梦想生活”的理解了。亦因此，虽一个个嬉闹争抢着，却不会打架。

待热气稍散，小贩抖了抖麻袋，把米胖倒进孩子带来的自备器皿中。然后往炉中添些煤，开始给下一个孩子爆。

随着一次接一次摊前传出的声声巨响，乡间的夜色逐渐笼了上来。寒风凛冽中，前来爆米胖的人却越聚越多，整个村庄都笼罩在那特别的热香中。

时过境迁，当年的爆米胖小贩已淡出了我们的生活。取而代之的各种新式爆米花机，口味也因添加了奶油白糖，比原先单纯放糖精的米胖可口了许多。然或许是少了一声最直观也最具标志性的巨响，我总难忘旧时的爆米胖，想念它特有的那份方正腔圆的音韵和裹着浓香含着煦暖、怒放在乡村岁月里的甘饴年味。

正月头面的旧事

□叶龙虎

“正月头面”是家乡的方言，用普通话来说，相当于春节期间。正月头面是当年的孩子们最期盼的日子。如今的春节期间，远没有过去的正月头面热闹。

“走亲戚”是正月头面的重头戏。那时候，平常人家的住房普遍不大，亲戚之间相隔的距离也不会太远，尤其是农家。但是，当客人要告辞时，主人一定会拉着客人的袖子不放，真当是“袖子管掰断”。常常听到“你宿了再回去”或者“你再住上一宿”。孩子们是喜欢热闹的，当客人答应留宿时，会立即欢呼雀跃。平常日子大家忙于生计，就是利用正月头面走亲戚这样的习俗来维系彼此之间的感情。

初一到十五是最热闹的，那些日子，我们村口的官路上，石板总是“咯噔、咯噔”地响个不停，来来往往的都是串亲访友的人们，肩上骑的、背上驮的、怀里抱的，大家的手里都拎着一只包头。

包头是用粗草纸包的，方包是糕食，斧头包是干果，上面盖着一张红色的招头纸，这是正月头面走亲戚的必备礼品。

在我家的亲戚中，我对“谷塘吞外公”记忆犹新，他大名袁开元，他的妻子孙杏芬是我母亲的姑妈。每年的正月初七八，谷塘吞外公都会带着他的儿子阿波来到我家。他说是从黄山（慈城的黄山，下同）的妹妹家直接过来的。我的印象中，黄山似乎很遥远，因为要摆渡，又不属于同一个县市。

谷塘吞外公的头上总是戴着罗宋帽，身上是褪了色的中式棉袄，我感觉他已经很老了。现在回想起来并不算老，

当时也就50来岁吧，因为他只大我母亲20岁。阿波是他的独子，是他40岁时才生的，中年得子自然格外“值钿”（珍惜），所以后脑勺拖着一根小辫子。论辈分阿波是我表舅，但我比他大2岁，自然不肯叫他。因为年龄相仿，我们很要好。我到谷塘吞，他背着小板锄，带着我满山寻找冬笋、兰花；他到二六市，我也带着他在街上乱转，掏出少得可怜的拜岁钱买炮仗。

谷塘吞外公吃饭时，总是满头大汗，母亲嘱咐我别老盯着看，这种现象叫“蒸笼头”，越看他汗越多。晚上睡觉，谷塘吞外公与我父亲拼铺，过去的床大多只有1.3米宽，一条被子下除了睡两个大人，还要睡两个孩子，所以很挤。

谷塘吞外公说过，他初六七先去黄山的妹妹家，在那里住一宿后，第二天一早出门来二六市。谷塘吞到黄山六公里，过了黄山新渡向西没多远就到了；黄山到二六市也是六公里，途中要过罗家渡；二六市到谷塘吞还是六公里，翻过两个山坳就到家了。每一段的距离都只有一个钟头的行程。这相当于现在我们习惯的晚饭后的散步时间。明明可以回家的，却偏偏要在亲戚家住一宿，现在想想真的不可思议，可在当时谁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妥。这也许是一种礼俗吧。

在那些缺少吃穿的年代里，孩子们除了期盼正月头面走亲访友的热闹，更期待的还是吃和穿。

那时候穿衣要凭布票，虽然不能保证每年都能穿上新衣服，但至少是平时放在箱底舍不得穿的都会穿出来，所以

正月头面的路上，到处都能闻到衣服上的樟脑丸的气味。正月里能吃到的白米饭和平时吃不到的好“下饭”（方言，即菜肴）更值得期待。记忆中，我家每年会买一只猪头，猪嘴里含着一根猪尾巴。记得有一年，猪头煮熟后，父亲把猪尾巴递给我，让我躲在门背后赶快吃掉，特别关照不要让别人看见。原因是我小时候经常要尿床，吃了猪尾巴就能改掉尿床的毛病。当然，这仅仅是传统的说法，没有科学依据。

正月头面的好下饭除了鸡肉就是猪肉。农村家家户户都养鸡，过年吃鸡肉也是传统的习俗。猪肉要凭票供应，人们喜欢用一层瘦肉一层肥肉间隔着的五花肉，煮熟后的汤汁用来烧年糕汤，猪肉等冷透了切成片状的小块，加入盐、酱油之类再在镬里焐。这就是焐肉，相当于现在的回锅肉。焐肉配以各种材料，可以变成很多种菜肴，如大头菜焐肉、油豆腐焐肉、笋干菜焐肉、腊笋焐肉、黄鱼鲞焐肉等。

正月里最奇特的一碗菜要数红烧鲤鱼了。不管家里来客人还是走亲戚时在亲戚家吃饭，这碗鱼是千万不能动筷的。大多数农家就只有一条鱼，整个正月头面就靠这碗鱼来凑碗头，所以不动筷是约定俗成的规矩。记得有一次在谷塘吞外婆家吃饭，谷塘吞外婆特别客气，把焐肉夹进我们的饭碗，还特地将鱼夹破了好让我们吃。其实这时的鱼经过了多次的蒸烧，鱼肉已经像米粉一样了。我至今还记得盖在鱼上面的粉皮的味道。